

歷史空間

# 近代海軍的搖籃——福州馬尾

往前看，歷史像行駛在軌道上的一輛火車。往後看，歷史更像一場宿命。

2014年3月，當我第一次踏進福州馬尾船政文化遺址群時，立刻有一種被歷史的縱深感所牽引的感覺，伴隨著感受到被一種前所未有的驚濤駭浪所包圍和震撼。馬尾船政文化遺址群包括羅星塔園、馬限山公園，園內不但有中坡炮台、昭忠祠、馬江海戰烈士墓、聖教醫院、英國分領事館等大量船政相關古蹟，還有新建成的大型船政群雕、船政精英館等。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也是中國第一個以船政為主題的博物館。

在參觀過程中我一直在想，如果沒有滿清王朝的腐敗和墮落，中國就不會發生鴉片戰爭。如果沒有發生鴉片戰爭，中國至今可能還閉關自守，沉淪落後。換言之，如果西方侵略者沒有用「船堅炮利」打進中國，中國可能還在沉睡。也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講，正是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了科技的發展和海洋技術的進步。同時，也為中國打開了僵化的思維。福州馬尾就是這樣成為中國船政文化發祥地和近代海軍的搖籃。

然而，歷史不會有如果。

「師夷長技」的實踐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提出了仿造外國船艦的主張並進行活動，顯示出中國海防近代化的新跡象。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巨痛促成洋務運動啟動，開始了「師夷長技」的實踐。福州造船業從此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期。

歷史資料顯示，1842年，西方列強炮火轟開了福州大門。1866年（清同治五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辦了福建船政，轟轟烈烈地開展了造船廠、造兵艦、製飛機、辦學堂、引人才、派學童出洋留學等一系列「富國強兵」活動，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優秀的中國近代工業技術人才和傑出的海軍將士。這些人先後活躍在近代中國的軍事、文化、科技、外交、經濟等各個領域，緊跟當時世界先進國家的步伐，推動了中國造船、電燈、電信、鐵路交通、飛機製造等近代工業的誕生與發展。他們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傳播中西文化，促進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他們直面強敵，談判桌上據理力爭，疆場上浴血奮戰，慷慨捐軀。林則徐、嚴復、詹天佑、鄧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愛國志士第一次讓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氣、智慧和力量。

然而，因為時局所限，福州馬尾船政的輝煌只持續了40多年，儘管如此，並不影響其在歷史上的地



船政文化主題公園。網上圖片

位和作用。充分展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勵志進取、虛心好學、博採眾長、勇於創新、忠心報國的傳統文化神韻，因此，福州馬尾「船政文化」成了中國海洋文化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說到文化，通常是指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福州馬尾「船政文化」是指海洋方面。其在當時所發揮的主要作用，是肩負着民族振興的重任，在如今的重要意義和價值，也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課題。福州馬尾「船政文化」的核心是「船」和「海洋」兩方面。「船」文化代表着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海洋」文化代表寬廣，博大的胸懷以及以和諧為主題的大境界。當然，「政」也是文化一部分。當「政」上升為「文化」時，則意味着其已經被賦予歷史使命，因此，今天我們發揚「船政文化」意義重大。

其實，福州「船政文化」有着悠久的歷史。史書上載，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越絕書》載，越人行水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西漢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余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之。」1973年，連江縣浦口公社山堂大隊磚瓦廠工人，在田間挖泥時，在地面下深約1米的地方發現獨木舟的殘體。據中國科學院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對舟體木材測定，其時間上限為公元前290年，下限為公元前100年（戰國末至漢武帝時期）。由此，證實了古文獻關於閩越族善於造船的歷史記載。同時，證實了福州「船政文化」的歷史悠久。其實，這不僅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由獨特地理位置所決定的。

福建靠山討海，成了其謀生的必然手段和生存依據，從而催生出海上貿易，也因此必然伴生出所謂「船政文化」。莆田詩人黃滔在《賈客》中寫到：「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生動形象描寫了商人在海上隨波逐利的情形。宋代以來，中國經濟中心南移，中原人口為戰禍所迫紛紛南下，福建沿海一帶人口猛增，許多居民被迫出洋貿易，或移居海外。據載，由於民間造船業臻於興旺，僅福州「沿海九個縣，就有三百七十三隻海船。正因為造船業的發達，古代福建海上貿易的繁榮盛況是可以想像的。也因此，「海商」才會成為福建很關鍵的一個詞和新註解。

當然，伴隨着福建造船歷史的悠久，和海上貿易的興盛，才成為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的對象和窗口。由於清政府的積垢，長期的腐敗和閉關自守，讓西方列強找到了可乘之機，鴉片戰爭正是在這種情況

下發生的。所以說，歷史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其實背後都有其必然的原因，而每一個必然的背後也都和人為因素有關。換個角度講，歷史上每一起重大事件的發生，無論正面與否，從歷史的角度講都有其雙面性。一方面可能是正面的因素比較多，另一方面可能是負面的因素比較多，但雙方面其實是共存互生的。以鴉片戰爭為例，其負面因素在於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由此造成國破家亡，百姓流離失所，其正面因素在於中國因此得到了警醒，由此帶來科技和文化方面的發展與融合，然而，歷史問題又有誰能說清呢？

福州馬尾「船政文化」的發展，有一個非常值得肯定的特點，那就是興辦福建船政學堂並獲得成功，而且，後來開辦的水師學堂的總辦、專業教師多是閩人。李鴻章曾說，「閩開風氣之先，今日創辦海軍，豈能捨此而取其末習者？」然而，以筆者之見，福州馬尾「船政文化」的發展，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海洋科技方面，也不止於其成為中國船政文化發祥地和近代海軍的搖籃，更重在於提振整個中華民族的士氣和愛國精神，其中出現若干歷史英雄人物就是一面鏡子。總之，先進的思想必然帶來先進的生產力和科技，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是指日可待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福州馬尾「船政文化」的發展，既是歷史的必然，也似乎已經成為某種歷史的宿命。或許，這也是讓許多人入迷的原因。此外，其文化的價值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大力弘揚之外，也應不忘警鐘作用。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就是這個道理。尤其是其作為中國船政文化發祥地和近代海軍的搖籃，更具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從歷史和文化角度講，這應該也是「中國夢」的一部分。我相信，其必將給未來強大的中國提供巨大的正能量。

豆棚閒話 任美康

## 勇敢的書生

瞧這直露的標題，就知文無懸念，無非欽佩某人面若書生，卻舉止果敢之類。確乎如此，想痛腦殼，未見得一個含蓄的篇名。滬上陳啟耕，操持一家文學類報章。幾年下來，版面中素有的生氣、靈氣不減，又鋪排出驚人的銳氣與浩氣。活潑跳脫的一份週報，讓人恨愛交加，火速躡身文壇境界重鎮。然而陌生者有所不知，如此敢作敢為的男人，卻是一位靦腆文弱的書生。因他面部線條毫無粗曠可言，有人猜其「凜然」的頂級狀態會是什麼樣子？另有人打趣，可別寄望過高，「緊鎖眉頭」而已。

宜興城外「農家樂」的餐桌上，食客們偶然獲知，在座的某男某女，年少相熟，係家鄉同期文學輔導班學友。好似熱油點水，頓時滿桌鼎沸。如今已成文壇名媛的某女，溫良隨和，放任他人表演機靈。而此刻的某男，儼如羔羊，手足無措，赧赧然不敢抬頭看人。通常飯局中調侃出的少年浪漫，莫須有的成分十之八九，尷尬的當事人女性居多，眼前卻是男性害羞，又臉皮薄至此步田地，實在出人意料。這位某男，便是啟耕。

生活中拘謹如斯的啟耕，此番宜興赴會，捨棄方便快捷的高鐵，獨身駕車而來。交談之間，方知他開車多年，仍深陷「酷愛」，且醉心高速度與長距離。看他體單力薄，聽他輕言細語，不禁想我自己，癡長大把年紀，一九六九年開車，軍中任過汽車排排長，竟向來怯於快車，並始終畏懼長途。老弟映襯之下，頗覺自慚形穢。僅此一端，對「多元」的啟耕，你必得刮目相看。

此君別異，辦報紙不消停，寫文章不安分，路數讓人不解，而其實別有會心。就說啟耕熱衷的文學爭鳴，恰因他深諳一理，何等沸沸揚揚的筆墨官司，終究不過紙上的兵荒馬亂，壓根兒無傷大雅，反倒是言路廣闊，世道清明的佐證。文壇等同五行八作，流行種種江湖把戲。於他而言，有的果真不知，有的知而佯裝不知，有的知而廣而告之。可見，啟耕雖為書生，但絕非「書生氣十足」的書生，更遠離「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書生，乃徹頭徹尾「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的書生也。

且欣賞他一些文章的標題：《遏止「經典化」的衝動》、《「毀」人不倦的文學批評巨星》、《當代作家的語病》、《文學獎亂彈》、《泡沫書評家的破滅》、《誰讓你是名家呢？》、《豈可不了了之》、《胡吹亂捧病因考辨》……

上列題目，無一空泛，無一飄逸，無一寫意，悉數開門見山，讓人目擊赤裸裸的觀點。亦像柄柄劍戟入眼，鏗亮到毫無世俗塵埃，寒光閃現中，分明帶着幾縷血絲。讀這種掛羊頭賣肉肉肉誠實文字，你斷然讀不出口齒含混，讀不出欲言又止，讀不出語焉不詳。啟耕終日不閒，曾自嘲陀螺轉轉。他這些磊磊光明的篇章，遂多半產自月落星稀的時辰。窗外街燈寂寞，屋內夜深人靜，報館「總編」下班返家，電腦桌前，惟有隨筆作者陳啟耕，唯有前軍事記者陳啟耕，亢奮着，放縱般地敲打出淋漓痛快的句子。

眼下文壇，與興與墮落，交相輝映。區別只是，前者擁有一唱百和的歌手，後者匱乏說三道四的殺手。殺手稱謂，聽來礙耳，我不願妄比啟耕。但在文學批評競相炫示學術、炫示客觀、炫示仁慈的對比下，好惡分明的殺手，個個真誠百倍。我因職業浸染，卅年如一日，打心眼裡喜愛殺手，常將與他們呼朋引類，引為人生快活。

書生可敬，往往象徵學問和教養。因此，僅有衝天豪氣，欠缺書生氣質的人，不宜交往；但徒具書生派頭，實則八面圓通之徒，更不宜交往。陳啟耕有書生的儒雅，有軍人的耿介，二者兼備，天賜賢良，故而值得結交，宜於做僚。



甜與鹹之爭 圖：張小板

每到端午總有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擺在中國人面前，那就是粽子應該是甜的還是鹹的……

薄扶林故道 之七

## 廬山紀行（外三首）

木木

大別山山體大，而廬山名氣大，九宮山則深藏在歷史的迷霧裡，讓人感嘆。或許本是同一山系，因為人的因素，便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

### 外一首：三疊泉大瀑布

三刀斷水銀河嘯，萬濺飛珠白玉雕。  
試問天工誰造就，千層絕壁入雲霄。

### 外二首：大別山印象

初到大別山，依稀小別還。  
原來山水夢，日日在心間。

### 外三首：題九宮山

鴻鵠存志遠，燕雀覓食忙。  
程九揮鋤處，何來大順王？

廖楚強

## 青草池塘處處蛙

在春雨連綿的日子裡，故鄉大自然純樸的美景，又會在腦海深處浮現出來。我的故鄉原是閩西一個古老的山城，童年給我留下最多的回憶，是老家的池塘和青蛙。當時的故鄉沒有鋼筋水泥的高樓大廈，全是泥土夯成的具有客家情調的土樓房。每一座房子的周圍，都有潺潺的流水和青草池塘，在池塘的水面上點綴着一些荷花和浮萍以及許多水草雜花，池塘裡還有許多青蛙，每天清晨或傍晚，這些青蛙就要咯咯地發出高低輕重，有節奏的聲響。我很愛聽這種聲音，也許這就是童年時代所能欣賞到的最美妙的一大自然樂章！在那夜闌人靜的時候，我偶然推開樹屋裡的窗戶，看見一縷皎潔的月光照臨在池塘上，池塘的水面上閃爍着粼粼的波光。這時我又聽見青蛙在波光荷葉叢中發出幾聲咯咯的鳴叫聲，這種清新幽美的畫面，曾經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腦海中。後來長大了，我喜歡繪畫，常常在構思畫面的時候，也經常在腦海中浮現出一幅童年時代留下來的純樸的大自然圖畫，荷塘月色，流水蛙鳴。

別茂密，我光着腳走在池塘旁邊，一片片軟綿綿濕漉漉的草地上，青蛙就在這草地上跳來跳去。有時在青草旁邊的水面上，看見一群小蝌蚪在遊來遊去，大大的腦袋，長長的尾巴，一點都不像青蛙的樣子，可是就是這些小蝌蚪，過幾天搖身一變，脫掉了尾巴，長出了四條腿，換上了一套花綠的衣裳，就變成了一隻隻和牠母親一樣的青蛙。原來青蛙就是這樣變成的。大自然的奧秘，就這樣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產生了許多探索人生哲理的小問題。我想看一看青蛙生長的全過程，於是我繼續沿着池塘尋找，終於在水草叢中發現漂浮着的一團團黑黑的，圓圓的，黏黏的小東西。這就是青蛙生下的「卵子」。我高興極了，趕忙把這些青蛙卵，拿一些裝在家裡的破水缸裡，每天在破水缸中澆一些清水，讓太陽曬一曬。過幾天，這些卵子果然變成了一群黑黑的小蝌蚪，和池塘裡所見的小蝌蚪一模一樣。我非常興奮，彷彿自己的「發明」，終於成功了。幼小的心靈受到不小的鼓舞。又過了幾天，破水缸裡的小蝌蚪全都沒了。到哪裡去了呢？經過「調查研究」，我判斷是給家裡的一隻老母雞吃掉了。我非常痛苦，從而在我幼小的心

靈裡開始感悟到人生的道路是崎嶇曲折，甚至是多災多難的。  
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幾十年的歲月經歷過漫長的人生旅程，其中有歡樂也有痛苦，有成功也有失敗，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畫面，當然也都會在自己的心靈裡留下許多難以磨滅的烙印。但是最難忘的還是童年時代故鄉的池塘和青蛙。  
這些年來長期生活在繁華的鬧市高樓之中，觸目所見，都是聲光化電，車水馬龍的熱鬧景象。但有時佇立窗前，凝視着藍天之下的一棟棟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以及馬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這時心中常常會感到缺少了點什麼？於是童年時代的生活畫面，就會突然浮現在我的眼前，多美的青草池塘！多好聽的青蛙鳴聲！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享受這些大自然的恩賜？難道現代化的大城市，就不可能出現青草池塘嗎？難道現代化的生活中就不可能和人類的好朋友青蛙共存嗎？可以，絕對可以！現在的城市綠化工作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我相信一定可以盼望到我們的城市，不久的將來，也可以出現「青草池塘處處蛙」！

來鴻

翁秀美

## 魚兒在水

每天上下班經過一座小公園，山丘低緩，樹木繁茂，中有小湖，湖面波光粼粼，湖上有亭，引人觀景；有橋，接人過岸。遠處綠樹臨水，倒影深深；眼前魚兒翕忽，悠然自得。

時常流連橋上，看水裡魚兒的身影，確切地說是背影，紅的，黑的，白的，銀色的，絡繹不絕，半指長的小毛魚，閃電般飛快；有分量的大魚，則游得莊重威嚴。魚兒在水，當水面落葉一點點的動，下面是有魚兒調皮玩耍，湖之一角轉了大片睡蓮，圓圓的蓮葉不時被頂起或翻過，似乎聽到魚兒與蓮葉之間玩鬧不休，睡蓮也微笑不語，想起那首《江南》，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後四句重複紮迴，將魚兒的活潑輕靈淋漓展示，一如眼前的畫面生動有趣，彷彿前朝之景重現。

橋下數十條紅鯉魚徘徊不去，有孩子掰了餅乾麵包撒下，立即爭搶，頭對頭聚在一起，偶爾有尾紅鯉抬起頭往上看，孩子在上面揮手叫：魚啊，跳上來啊！跳啊！魚們不跳，等了一會，見無食，各自散開。

魚躍出水面的姿勢極為優美，兩鰭張開，有的尾部曲起，有的身體筆直，若是集體跳水，則此起彼落，水花四濺，非常壯觀。魚兒出水，總有個由頭，或本就喜歡跳水，或雨前出來透氣，或為躲避敵人，或是捕食空中經過的昆蟲。海闊憑魚躍，魚們聽過祖先跳龍門的英雄故事嗎？清李元《鱗花·物體》：「鯉……黃者每歲季春逆流登龍門山，天火自後燒其門，則化為龍。」倘若龍門仍在，躍過龍門，便化為龍，魚們能跳否？能勇敢地堅持否？

千載傳說如水波般相續不斷，魚兒出水，除了前程，還有愛情。  
想蒲松齡筆下的白秋練，耽愛清吟，因詩對商人之子慕生一見鍾情，詩解雙方相思之苦，詩又助其死而復生。一個魚精，按下癡情不表，卻不料清雅如此。

想那《追魚》，碧波潭裡修煉的鯉魚精，只為張珍隨口一句：鯉魚，鯉魚啊！你那裡涼涼水府，我這裡寂寞書房，我白衣你未成龍，我單身你可成雙？便「且把真身暫隱藏，變作了

牡丹小姐模樣。今日鯉魚出水面，會一會寂寞書房多情郎」，把一腔深情交付於他，為張珍甘受脫鱗之苦，作了凡人，雙宿雙飛。

想那杭州的黑魚精，攪動西湖水，全城一片汪洋，又變作一個黑後生，對魯班妹妹說，漂亮的大姑娘，嫁到我家享清福吧。魯班要黑魚精吸乾城裡的水，並置辦嫁妝，魯班與魯妹將一塊懸崖鑿成一隻石香爐，香爐底下有三隻牠豎着的葫蘆形的尖腳，上有三面透光的黑洞，魯班讓牠將嫁妝擺好，黑後生在前面跑，把石香爐「咕嚕嚕」吸在後面，黑後生變成一條魚，鑽進深潭，石香爐在深潭旁邊一滑，整個倒覆過去，把深潭罩得嚴絲合縫，將黑魚精壓在下面，湖面上僅留三隻葫蘆形的腳。搗蛋的黑魚精，倒成全了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

水面深深，時光沉沉，魚兒不知往事，沉往事早已如煙。魚兒在水，繁衍生息，水像溫柔的緞子包裹着牠，像慈愛的母親呵護着牠，水懂得，掩藏了牠的情感與眼淚。曾經拍過一尾魚划動兩鰭慢慢前行的畫面，夕陽下，水面搖盪，牠的身影一隱一現，我目送着牠，優閒地游向樹蔭深處。也默默注視過一隻受傷的小魚，仰着頭，露出白肚皮，近乎飄着，在水面，生命一寸寸游移、流逝。魚兒，生於水，逝於水。

我在水之外。看魚。「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我相信並希望魚兒的快樂是多於煩惱的。上橋下橋，總要找尋魚兒的背影，魚兒顧自搖頭擺尾，前進着，生活着，渾不知人目光的關注。牠安逸，我寧靜。水裡游着的魚，水外看魚的人，在各自的世界，安好，就好。



網上圖片